

双清

SHUANGQING

挽刘启后先生联语

艺坛忧老潇湘树；瑶岭长留文化情。
——周玉清

可称博洽专家，熟精民俗，通明宗教，高校讲非遗，热心当向导，足迹遍沅
见，匆匆人去也，湘水同悲，悲悲悲，悲君遽陨，遽陨从今无老后；
好像单纯孩子，清澈眼神，矫健身形，随时玩倒立，公岁记华龄，镜头看世界，戚戚何伤乎，瑶山只盼，盼盼盼，盼尔重来，重来依旧是少年。

——李逸峰
浑难忘，三天以前，朋友圈中，虎态猿姿，日日更新，瑶山逐梦君身健；
最伤心，半月之后，金秋夜里，冰轮孤影，年年依旧，老伴思亲泪水多。
——张千山

卅余年守望瑶山，撩开神秘面纱，世界看隆回，在华人文化之中，荣膺十大；
千万里行游足迹，传播非遗故事，巨星陨车祸，留道德楷模于后，长励八都。
——邹宗德
悲传四水，艺坛失巨星，飞瀑千寻如洒泪；
寒袭三秋，古寨无君影，呜哇一曲遍招魂。

——萧伟群
四十载瑶山守望，是为之执，是为之痴，秋夜唏嘘伤诀别；
数百篇锦绣图文，无关乎名，无关乎利，山歌哀怨盼归来。

——夏亦中
笑脸虚怀，龙杖开山行鹤路；
伤心遗恨，银花抱石唱骊歌。
——欧阳日初
四十年，为花瑶奔走，初心无改，澹怀不美青云士；
三杯酒，殓月夜归来，旧业难抛，德魄常眠白马山。

——谭水松
拿椽笔，沾平生热血，涂红邵地；
用镜头，将民俗风情，送向全球。
——陈历章
晚辈见无缘，照片文章，早惊世界；
先生离未远，音容笑貌，犹在瑶山。
——欧阳栋轩
阴阳路已分，忆事迹遗香，想见仙容云万里；
生死情难舍，听花瑶咏韵，伴随秋雨泪千行。

——孙芬云
闻先生名，知先生事，无缘见面，赏瑶寨景，看瑶寨情，我辈神伤。
——杨大强
瑶家寨内留身影，花识面，鸟知心，双蹄千里马；
联合国中撒快门，华夏人，隆回汉，七月九天仙。

——段吉宏
镁光闪亮时，一曲呜哇穿瀑布；
泪眼朦胧处，几多乡梦遍花瑶。
——陈立田
痛失英才，云上花瑶垂泪眼；
践行厚德，大山赤子铸精魂。
——陈建湘
古寨怆然，石瀑滑滑同鹤唳；
大师去矣，呜哇戚戚唤君归。
——庞小青
赤子衔环，云上花瑶惊世界；
悲风催泪，山间飞瀑泣英魂。
——欧阳飞跃
挥别近秋分，虔祈耄耋乐天伦，徒留老后大名，湘中故土；
愿违付白露，殷托盛情归地府，惟拜堂前遗像，原上新莹！
——朱贤舜
(邹宗德 整理)

编者按： 刘启后，笔名老后，1944年出生，隆回人，著名民俗摄影专家。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主席团执行委员，连续4次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民俗摄影理论研讨会”。1976年开始义务投身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工作，40多年来，他为推介瑶山、保护和传播民间文化而不辞辛劳、八方奔走。2013年，刘启后荣获“湖南省文化保护十大杰出人物”称号；2014年，荣获“湖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2015年，获得“2014中华文化人物”称号；2016年，获得CSR 中国文化奖之“杰出贡献人物奖”……今年9月1日，刘启后在长沙因车祸不幸逝世，享年78岁。
为表达对刘启后的深切哀悼，本报特推出此纪念专版。

青山不老我不闲

——追忆著名民俗摄影家、民间文化研究学者老后

杨 丹

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老后，至今已逾20年了。我们的联系方式，由当初寄送手写稿和纸质相片，发展到邮件、微信沟通，文章、图片、视频，一点就来。我也看着他，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民间文化爱好者、守护者，渐被人知，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上全球华人文化领域的最高领奖台。

信手点开老后发来的一个视频：头顶着黄土地，双手撑着，两条腿慢慢地朝上伸展，直到身体成一直线……雾色苍茫中，在海拔1320米的大东山之巅，78岁的老后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倒立。

隔几天，又一个视频传来。一段悠扬的风琴声中，一头银发的老后端坐在琴凳前，忘情地弹奏着。手上橘皮可见，青筋突起，可并不影响它的协调与灵动。

……
炎炎夏日，老后和老伴朱春英一直穿梭在梅山地区的崇山峻岭和古村寨中，直到疫情紧张，他们才回家。

梅山文化是他近来沉迷的世界，我期待着他即将带来的新惊喜，于是约好9月初见面再详聊。哪知9月2日一早得知，先生在长沙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于9月1日深夜去世，终年78岁。

刘启后：乡土文化的守望者

陈云鹤

刘启后命运多舛，两岁丧父，四岁失母。外公家人口多，家庭困难，刘启后从小就扯猪草、砸石头、挑砂子挣钱。稍大一些后，他就帮人编斗笠、织草鞋、担砖，或给人家理发、刻章子、织毛衣、印课本、修电筒等等。在艰难的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依然乐观向上，兴趣广泛，无不专精。他尤喜音乐、摄影，在上世纪60年代，他要上山砍两担柴，才能买一个胶卷……即便如此，他乐此不疲。

在隆回二中高中毕业后，因一些问题他不能读大学。此后，他在六都寨镇为私人印刷厂打过工，在银行上过班，繁重的工作之余，常常义务为六都寨镇文化站做事。他不图别的，只要多学点本领。后来县总工会要招职工教师，县文化馆的领导推荐了他。他到县机械厂等地当教师，比大学毕业生教书还要受欢迎。半年后又要他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县机械厂的工人们不肯放人。工人们挑着箩筐把他的行李搬到职工宿舍。刘启后像是掉到了蜜罐里。他车、刨、镗、磨、铣、钳、钻等样样皆学，业余还为工人们补习文化，和工友们一起编剧、谱曲、编排节目、学习摄影。他的艺术生涯，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1976年，老后来到虎形山，他被眼前原始自然的美丽风景和村民的朴实醇厚震撼了，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家乡民俗文化的挖掘、记录、抢救、整理中。他开始通过自己的文字和影像，将家乡的文化习俗尤其是花瑶的一切向外界传播推介。从此，他利用节假日和其他一切机会，足迹踏遍瑶乡的山水村寨，用镜头记录瑶乡的点点滴滴，积累了大量珍贵详尽的图文资料，并不断地有摄影作品、新闻稿件在国家、省、市赛事中获奖。
后来县委安排他专门从事对

眼睛瞬间模糊了，心揪着痛，一再追问，反复确认，不敢相信啊！这么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对脚下的土地满怀赤诚的长者，就骤然不告而别。悲呼，我与他的采访约定永远定格在“未完成”。

“……青山问我几时闲？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不老我不闲！”这是老后在下乡考察时借句抒怀。老后总是很忙。忙什么呢？忙着下乡，忙着拍照，忙着为民间文化做抢救性的资料保存工作。

四五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 会，老后结缘隆回县虎形山花瑶，因为热爱，从此一头扎进来，并在研究民间文化的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花瑶是瑶族一个分支，仅存7000多人。他们世代避居在高山莽林中，天险让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也因此，他们忠实地承袭着先祖最古老、纯粹、新奇、怪诞的民俗与民风。仿佛是命里注定，一定会有一个人来倾听他们，阅读他们的喜怒和哀乐。这个人就是老后。为了探寻花瑶这支几被史料遗忘的瑶族部落，老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先后300多次深入到400公里以外的瑶家山寨追踪采访，其中就有9个春节是在冰雪茫茫的瑶山度过的。他为花瑶这个古老的瑶族宗

台工作，他认真地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全身心地从事民俗文 化工作，他在52岁的时候辞去职务，一头扎进花瑶大山中。40年多年来，他行程30余万公里，走遍了瑶寨的山山水水，探访了瑶寨的家家户户，将花瑶人民的生存方式、文化形态等，挖掘、记录和整理出来。为了解花瑶原生态的结婚习俗，他在瑶山度过了9个春节（花瑶婚礼一般在春节前后）。他走访过上千位瑶家妇女，收集了2000余个挑花图案。

为了全方位地挖掘瑶山的旅游资源，年届花甲的他多次带领瑶山民众到虎形山大峡谷和回家湾瀑布群探险考察。2002年秋，在去虎形山洪口大峡谷探险途中，遭遇长达六个小时的瓢泼暴雨，闷雷不断地滚过头顶，老后不顾山民的极力劝阻，未带任何雨具，继续带领大家艰难前行，时而攀上山崖，时而吊落谷底，一直熬到晚上十点，才摸回山寨。

为了更好地宣传花瑶，他与著名诗人匡国泰、作家刘鹏共同策划“关于瑶山的对话”活动，邀请一批著名音乐家、词作家到瑶山采风；协助中科院专家组和中南民族大学瑶族学专家组来瑶山考察；自费在省城和全国各地主办花瑶风情展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家乡的旅游资源编入《中国自助游》和《中国古镇游》等旅游手册。《人民日报》《人与自然》《旅行》《中国故事》《民族论坛》《文化周刊》等刊物纷纷刊发他反映瑶山风情的图片和文章。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出版了《神秘的花瑶》《花瑶女儿箱》《花瑶的石头会唱歌》等专著。

著名作家冯骥才盛赞刘启后，称他是“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陈云鹤，任职于隆回县委组织部)



倚在树上休憩的老后 朱春英 摄

悼 师 尊 老 后

吴传胜

老后，我的师尊	没想到你竟以这样的舞姿
你不是还能在单杠双杠上	以如此沉重的敬意
飘舞吗	一头扎进大地的怀抱
你不是还能倒立展示力量吗	定格了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你不是还能日复一日翻山	是不是嫌自己对这片土地
越岭吗	拥抱得不够彻底
你不是说计划用几年整理	是不是嫌自己对民间文化
图片文稿吗	爱得不够深沉

敬 悼 老 后

唐白甫

把花瑶风土人情	山雾湿衣
运送到山外的宝庆汉子	荆棘拦路
又出发了	这些都被他一一化解
他深爱着那片土地	最后，他匆匆的身影消失在
听说	雪峰山苍茫的丛林
站到了雪峰山最为险绝之处	从此，天地之间充满了他与
除了雄鹰	花瑶的故事
就是他了	(唐白甫，邵阳县人)